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

憍陳如品第二十五之二

復有梵志名淨，作如是言：「瞿曇！一切眾生不知何法，見世間常無常、亦常無常、非有常非無常，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識故，見世間常，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。」

梵志言：「瞿曇！眾生知何法故，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知色故乃至知識故，不見世間常，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。」

梵志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世間常、無常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人捨故，不造新業，是人能知常與無常。」

梵志言：「世尊！我已知見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云何見？汝云何知？」

「世尊！故名無明與愛，新名取、有。若人遠離是無明愛，不作取有，是人真實知常、無常。我今已得正法淨眼，歸依三寶，唯願如來聽我出家。」

佛告憍陳如：「聽是梵志出家受戒。」時憍陳如受佛敕已，將至僧中，為作羯磨令得出家，十五日後諸漏永盡，得阿羅漢果。

犢子梵志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欲問，能見聽不？」如來默然。第二第三亦復如是。犢子復言：「瞿曇！我久與汝共為親友，汝之與我義無有二，我欲諮問，何故默然？」

爾時世尊作是思惟：「如是梵志其性儒雅，純善質直，常為知故而來諮啟，不為惱彼。彼若問者，當隨意答。」佛言：「犢子！善哉善哉！隨所疑問，吾當答之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世有善耶？」

「如是。梵志！」

「有不善耶？」

「如是。梵志！」

「瞿曇！願為我說，令我得知善、不善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能分別廣說其義，今當為汝簡略說之。善男子！欲名不善，解脫欲者，名之為善，瞋恚愚癡亦復如是。殺名不善，不殺名善，乃至邪見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我今為汝已說三種善不善法，及說十種善不善法。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別三種善不善法，乃至十種善不善法，當知是人，能盡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、一切諸漏，斷一切有。」

梵志言：「瞿曇！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，能盡如是貪欲恚癡、一切諸漏、一切有不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，乃有無量諸比丘等，能盡如是貪欲瞋癡、一切諸漏、一切諸有。」

「瞿曇！置一比丘，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尼，能盡如是貪欲瞋癡、一切諸漏、一切有不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，乃有無量諸比丘尼，能斷如是貪欲瞋癡、一切諸漏、一切諸有。」

犢子言：「置一比丘、一比丘尼，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塞，持戒精勤、梵行清淨，度疑彼岸，斷於疑網不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，乃有無量諸優婆塞，持戒精勤、梵行清淨，斷五下結得阿那含，度疑彼岸，斷於疑網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置一比丘、一比丘尼、一優婆塞，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夷，持戒精勤、梵行清淨，度疑彼岸，斷疑網不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，乃有無量諸優婆夷，持戒精勤、梵行清淨，斷五下結得阿那含，度疑彼岸，斷於疑網。」

犢子言：「瞿曇！置一比丘、一比丘尼盡一切漏，一優婆塞、一優婆夷持戒精勤、梵行清淨、斷於疑網。是佛法中頗有優婆塞受五欲樂，心無疑網不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，乃有無量諸優婆塞，斷於三結得須陀洹；薄貪恚癡得斯陀含。如優婆塞，優婆夷亦如是。」

世尊！我於今者樂說譬喻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樂說便說。」

「世尊！譬如難陀、婆難陀龍王等降大雨，如來法雨亦復如是，平等雨於優婆塞、優婆夷。世尊！若諸外道欲來出家，不審如來幾月試之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皆四月試，不必一種。」

「世尊！若不一種，唯願大慈聽我出家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憍陳如：「聽是犢子出家受戒。」時憍陳如受佛敕已，立眾僧中為作羯磨，於出家後滿十五日，得須陀洹果。既得果已，復作是念：『若有智慧從學得者，我今已得，堪任見佛。』即往佛所頭面作禮，修敬已畢卻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有智慧從學得者，我今已得。唯願為我重分別說，令我獲得無學智慧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勤精進修習二法：一奢摩他、二毗婆舍那。善男子！若有比丘欲得須陀洹果，亦當勤修如是二法。若復欲得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亦當修習如是二

法。善男子！若有比丘欲得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六神通、八背捨、八勝處、無諍智、頂智、畢竟智、四無礙智、金剛三昧、盡智、無生智，亦當修習如是二法。善男子！若欲得十住地無生法忍、無相法忍、不可思議法忍、聖行、梵行、天行、菩薩行、虛空三昧、智印三昧、空無相無作三昧、地三昧、不退三昧、首楞嚴三昧、金剛三昧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行，亦當修習如是二法。」犢子聞已，禮拜而出，在娑羅林中修是二法，不久即得阿羅漢果。

是時復有無量比丘欲往佛所，犢子見已問言：「大德！欲何所至？」

諸比丘言：「欲往佛所。」

犢子復言：「諸大德！若至佛所，願為宣啟，犢子梵志修二法已，得無學智，今報佛恩，入般涅槃。」

時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犢子比丘寄我等語：『世尊！犢子梵志修習二法，得無學智，今報佛恩入於涅槃。』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犢子梵志得阿羅漢果，汝等可往供養其身。」時諸比丘受佛敕已，還其尸所，大設供養。

納衣梵志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如瞿曇所說，無量世中作善、不善，未來還得善、不善身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如瞿曇說，因煩惱故獲得是身。若因煩惱獲得身者，身為在先？煩惱在先？若煩惱在先，誰之所作？住在何處？若身在先，云何說言因煩惱得？是故若言煩惱在先，是則不可；若身在先，是亦不可；若言一時，又亦不可。先、後、一時，義皆不可，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皆有自性，不從因緣。

復次，瞿曇！堅是地性、溼是水性、熱是火性、動是風性、無所罣礙是虛空性，是五大性非因緣有，若使世間有一法性非因緣有，一切法性亦應如是非因緣有。若有一法從因緣有，何因緣故，五大之性不從因緣。瞿曇！眾生善身及不善身獲得解脫，皆是自性，不從因緣，是故我說一切諸法自性故有，非因緣生。

復次，瞿曇！世間之法有定用處。譬如工匠，云如是木任作車輿、如是任作門戶牀几。亦如金師，所可造作，在額上者名之為鬘、在頸下者名之為瓔、在臂上者名之為釧、在指上者名之為環，用處定故名為定性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有五道性故，有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人、天，若如是者，云何說言從於因緣？

復次，瞿曇！一切眾生其性各異，是故名為一切自性。如龜陸生能自入水、犢子生已能自飲乳、魚見鉤餌自然吞食、毒蛇生已自然食土。如是等事，誰有教者？如刺生已自然頭尖、飛鳥毛羽自然色別。世間眾生亦復如是，有利有鈍、有富有貧、有好有醜、有得解脫有不得者，是故當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。

復次，瞿曇說貪欲瞋癡從因緣生，如是三毒，因緣五塵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眾生睡時遠離五塵，亦復生於貪欲瞋癡。在胎亦爾，初出胎時未能分別五塵好醜，亦復生於貪欲瞋癡。諸仙賢聖，處閑寂處無有五塵，亦能生於貪欲瞋癡。亦復有人因於五塵，生於不貪不瞋不癡，是故不必從於因緣生一切法，以自性故。

復次，瞿曇！我見世人五根不具，多饒財寶得大自在，有根具足貧窮下賤，不得自在為人僕使。若有因緣，何故如是？是故諸法各有自性，不由因緣。復次，瞿曇！世間小兒亦復未能分別五塵，或笑或啼，笑時知喜，啼時知愁，是故當知一切諸法各有自性。復次，瞿曇！世法有二：一者有、二者無。有即虛空，無即兔角。如是二法：一是有故不從因緣、二是無故亦非因緣，是故諸法有自性故，不從因緣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汝所言，如五大性，一切諸法亦應如是

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汝法中以五大是常，何因緣故一切諸法悉不是常？若世間物是無常者，是五大性，何因緣故不是無常？若五大常，世間之物亦應是常。是故汝說五大之性有自性故，不從因緣，令一切法同五大者無有是處。

善男子！汝言用處定故有自性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皆從因緣得名字故。若從因得名，亦從因得義。云何名為從因得名？如在額上名之為鬢、在頸名瓔、在臂名釧、在車名輪、火在草木名草木火。善男子！木初生時無箭稍性，從因緣故工造為箭、從因緣故工造為稍，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也。善男子！汝言如龜陸生性自入水、犢子生已性能飲乳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若言入水非因緣者，俱非因緣何不入火？犢子生已，性能嗽乳，不從因緣，俱非因緣何不嗽角？善男子！若言諸法悉有自性，不須教習，無有增長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今見有教，緣教增長，是故當知無有自性。善男子！若一切法有自性者，諸婆羅門一切不應為清淨身，殺羊祠祀，若為身祠，是故當知無有自性。

善男子！世間語法凡有三種：一者欲作、二者作時、三者作已。若一切法有自性者，何故世中有是三語？有三語故，故知一切無有自性。善男子！若言諸法有自性者，當知諸法各有定性，若有定性，甘蔗一物何緣作漿、作蜜、石蜜酒、苦酒等？若有一性，何緣乃出如是等味？若一物中出如是等，

當知諸法不得一定，各有一性。善男子！若一切法有定性者，聖人何故飲甘蔗漿、石蜜、黑蜜酒時不飲，後為苦酒復還得飲？是故當知無有定性。若無定性，云何不因因緣而有？善男子！汝說一切法有自性者，云何說喻？若有喻者，當知諸法無有自性。若有自性，當知無喻。世間智者皆說譬喻，當知諸法無有自性、無有一性。

善男子！汝言身為在先、煩惱在先者。是義不然，何以故？若我當說身在先者，汝可難言，汝亦同我，身不在先，何因緣故而作是難？善男子！一切眾生身及煩惱，俱無先後一時而有，雖一時有，要因煩惱而得有身，終不因身有煩惱也。汝意若謂如人二眼，一時而得，不相因待，左不因右，右不因左；煩惱及身亦如是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世間眼見炷之與明，雖復一時，明要因炷，終不因明而有炷也。

善男子！汝意若謂身不在先，故知無因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若以身先無因緣故名為無者，汝不應說一切法有因緣，若言不見故不說者，今見瓶等從因緣出，何故不說？如瓶，身先因緣亦復如是。善男子！若見、不見一切諸法皆從因緣，無有自性。善男子！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無因緣者，汝何因緣說於五大？是五大性即是因緣。善男子！五大因緣雖復如是，亦不應說諸法皆同五大因緣。如世人說一切出家精勤持戒，旃陀羅等亦應如是精勤持戒。

善男子！汝言五大有定堅性，我觀是性轉故不定。善男子！酥蠟胡膠，於汝法中名之為地，是地不定或同於水、或同於地，故不得說自性故堅。善男子！白鐵鉛錫，銅鐵金銀，於汝法中名之為火，是火四性，流時水性、動時風性、熱時火性、堅時地性，云何說言定名火性？善男子！水性名流，若水凍時，不名為地，故名水者，何因緣故，波動之時不名為風？若動不名風，凍時亦應不名為水，若是二義從因緣者，何故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緣？

善男子！若言五根性能見、聞、覺、知、觸故，皆是自性不從因緣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自性之性不可轉，若言眼性見者常應能見，不應有見、有不見時，是故當知從因緣見，非無因緣。善男子！汝言非因五塵生貪解脫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生貪解脫，雖復不同因五塵因緣，惡覺觀故則生貪欲，善覺觀故則得解脫。善男子！內因緣故生貪解脫，外因緣故則能增長。是故汝言一切諸法各有自性，不因五塵生貪解脫，無有是處。

善男子！汝言具足諸根乏於財物不得自在，諸根殘缺多饒財寶得大自在，因此以明有自性故，不從因緣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眾生從業而有果報，如是果報則有三種：一者現報、二者生報、三者後報。貧窮巨富、根具不具是業

各異，若有自性具諸根者，應饒財寶，饒財寶者應具諸根。今則不爾，是故定知無有自性，皆從因緣。善男子！如汝所言，世間小兒未能分別五塵因緣，亦啼亦笑，是故一切有自性者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若自性者，笑應常笑、啼應常啼，不應一笑一啼。若一笑一啼當知一切悉從因緣，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故，不從因緣。」

梵志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法從因緣有，如是身者從何因緣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是身因緣，煩惱與業。」

梵志言：「世尊！如其是身從煩惱業，是煩惱業，可斷不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梵志復言：「世尊！唯願為我分別解說，令我聞已，不移是處，悉得斷之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知二邊，中間無礙，是人則能斷煩惱業。」

「世尊！我已知解，得正法眼。」

佛言：「汝云何知？」

「世尊！二邊即色及色解脫，中間即是八正道也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善知二邊，斷煩惱業。」

「世尊！唯願聽我出家受戒。」

佛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即時斷除三界煩惱，得阿羅漢果。

爾時，復有婆羅門名曰弘廣，復作是言：「瞿曇！知我今所念不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涅槃是常，有為無常，曲即邪見，直即聖道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瞿曇！何因緣故作如是說？」

「善男子！汝意每謂乞食是常、別請無常、曲是戶鑰、直是帝幢。是故我說涅槃是常、有為無常、曲謂邪見、直謂八正

，非如汝先所思惟也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瞿曇實知我心，是八正道，悉令眾生得盡滅不？」

爾時世尊默然不答。婆羅門言：「瞿曇已知我心，我今所問，何故默然而不見答？」

時憍陳如即作是言：「大婆羅門！若有問世有邊無邊，如來常爾默然不答。八聖是直，涅槃是常，若修八聖即得滅盡，若不修習即不能得。大婆羅門！譬如大城，其城四壁都無孔竅，唯有一門。其守門者聰明有智、能善分別，可放則放，可遮則遮，雖不能知出入多少，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門。善男子！如來亦爾，城喻涅槃，門喻八正，守門之人喻於如來。善男子！如來今者雖不答汝盡與不盡，其有盡者，要當修習是八正道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大德憍陳如！如來善能說微妙法，我今實欲知城知道，自作守門。」

憍陳如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汝婆羅門能發無上廣大之心。」

佛言：「止止！憍陳如！是婆羅門非適今日發是心也。乃往

過去過無量劫，有佛世尊名普光明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是人先已於彼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此賢劫中當得作佛，久已通達了知法相，為眾生故現處外道，示無所知。以是因緣，汝憍陳如不應讚言，善哉善哉，汝今能發如是大心。」

爾時世尊知已即告憍陳如言：「阿難比丘今為所在？」

憍陳如言：「世尊！阿難比丘在娑羅林外，去此大會十二由旬，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嬈亂。是諸魔眾悉自變身為如來像，或有宣說一切諸法從因緣生、或有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生，或有說言一切因緣皆是常法、因緣生者悉是無常，或有說言五陰是實、或說虛假，入界亦爾，或有說言有十二緣、或有說言正有四緣，或說諸法如幻如化如熱時燄，或有說言因聞得法、或有說言因思得法、或有說言因修得法，或復有說不淨觀法、或復有說出息入息，或復有說四念處觀、或復有說三種觀義七種方便，或復有說煖法、頂法、忍法、世間第一法、學無學地、菩薩初住乃至十住，或有說空無相無作，或復有說修多羅、祇夜、毗伽羅那、伽陀、憂陀那、尼陀那、阿波陀那、伊帝目多伽、闍陀伽、毗佛略、阿浮陀達摩、憂波提舍，或說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，或說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、有為空、無

為空、無始空、性空、遠離空、散空、自相空、無相空、陰空、入空、界空、善空、不善空、無記空、菩提空、道空、涅槃空、行空、得空、第一義空、空空、大空，或有示現神通變化身出水火，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、身下出水身上出火、左脅在下右脅出水、右脅在下左脅出水、一脅震雷一脅降雨，或有示現諸佛世界，或復示現菩薩初生行至七步，處在深宮受五欲時、初始出家修苦行時、往菩提樹坐三昧時、壞魔軍眾轉法輪時、示大神通入涅槃時。世尊！阿難比丘見是事已，作是念言：『如是神變，昔來未見，誰之所作？將非世尊釋迦作耶？』欲起欲語都不從意，阿難比丘入魔胃故，復作是念：『諸佛所說各各不同，我於今者當受誰語？』世尊！阿難今者極受大苦，雖念如來，無能救者，以是因緣，不來至此大眾之中。」

爾時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大眾中有諸菩薩，已於一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至無量生發菩提心，已能供養無量諸佛，其心堅固，具足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，成就功德，久已親近無量諸佛，淨修梵行，得不退轉菩提之心，得不退忍，不退轉持，得如法忍，首楞嚴等無量三昧，如是等輩，聞大乘經終不生疑，善能分別宣說三寶同一性相，常住不變，聞不思議不生驚怪，聞種種空，心不怖懼，了了通達一切法性，能持一切十二部經廣解其義，亦能受持無量諸佛十二部經，何憂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

？何因緣故，問憍陳如阿難所在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文殊師利：「諦聽諦聽！善男子！我成佛已，過三十年住王舍城，爾時我告諸比丘言：『今此眾中，誰能為我受持如來十二部經，供給左右所須之事，亦使不失自身善利？』時憍陳如在彼眾中來白我言：『我能受持十二部經，供給左右，不失所作自利益事。』我言：『憍陳如！汝已朽邁，當須使人，云何方欲為我給使？』時舍利弗復作是言：『我能受持佛一切語，供給所須，不失所作自利益事。』我言：『舍利弗！汝已朽邁，當須使人，云何方欲為我給使？』乃至五百諸阿羅漢皆亦如是，我悉不受。爾時目連在大眾中作是思惟：『如來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給使，佛意為欲令誰作耶？』思惟是已，即便入定，觀見如來心在阿難，如日初出，光照西壁。見是事已，即從定起，語憍陳如：『大德！我見如來欲令阿難給事左右。』時憍陳如與五百阿羅漢，往阿難所，作如是言：『阿難！汝今當為如來給使，請受是事。』阿難言：『諸大德！我實不堪給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尊重如師子王、如龍如火，我今穢弱，云何能辦？』諸比丘言：『汝受我語，給事如來得大利益。』第二第三亦復如是。阿難言：『諸大德！我亦不求大利益事，實不堪任奉給左右。』時目犍連復作是言：『阿難！汝今未知。』阿難言：『大德！唯願說之。』目犍連言：『如來先日僧中求使，五百羅漢皆求為之，如來不聽。我即入定，見如來意欲令汝

作，汝今云何反更不受？』阿難聞已，合掌長跪作如是言：『諸大德！若有是事，如來世尊與我三願，當順僧命，給事左右。』目犍連言：『何等三願？』阿難言：『一者如來設以故衣賜我，聽我不受；二者如來設受檀越別請，聽我不從；三者聽我出入，無有時節。如是三事，佛若聽者，當順僧命。』時憍陳如五百比丘，還來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我等已勸，阿難比丘唯求三願，若佛聽者，當順僧命。』文殊師利！我於爾時讚阿難言：『善哉善哉！阿難比丘具足智慧，豫見譏嫌。何以故？當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，是故先求不受故衣、不隨別請。憍陳如！阿難比丘具足智慧，入出有時，則不能得廣作利益四部之眾，是故求欲出入無時。憍陳如！我為阿難開是三事，隨其意願。』時目犍連還阿難所，語阿難言：『吾已為汝啟請三事，如來大慈皆已聽許。』阿難言：『大德！若佛聽者，請往給侍。』

「文殊師利！阿難事我二十餘年，具足八種不可思議。何等為八？一者事我已來二十餘年，初不隨我受別請食。二者事我已來，初不受我陳故衣服。三者自事我來至我所時，終不非時。四者自事我來具足煩惱，隨有入出諸王剎利豪貴大姓，見諸女人及天龍女不生欲心。五者自事我來，持我所說十二部經，一經於耳曾不再問，如瀉瓶水置之一瓶，唯除一問。善男子！瑠璃太子殺諸釋氏，壞迦毗羅城，阿難爾時心懷愁惱發聲大哭，來至我所，作如是言：『我與如來俱生此城

，同一釋種，云何如來光顏如常，我則憔悴？』我時答言：『阿難！我修空定，故不同汝。』過三年已，還來問我：『世尊！我往於彼迦毗羅城，曾聞如來修空三昧，是事虛實？』我言：『阿難！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。』六者自事我來，雖未獲得知他心智，常知如來所入諸定。七者自事我來，未得願智，而能了知如是眾生到如來所，現在能得四沙門果、有後得者、有得人身、有得天身。八者自事我來，如來所有秘密之言悉能了知。善男子！阿難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議，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。善男子！阿難比丘具足八法，能具足持十二部經。何等為八？一者信根堅固、二者其心質直、三者身無病苦、四者常勤精進、五者具足念心、六者心無憍慢、七者成就定意、八者具足從聞生智。文殊師利！毗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，亦復具足如是八法；尸棄如來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羅，毗舍浮佛侍者弟子名憂波扇陀，迦羅鳩村馱佛侍者弟子名曰拔提，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蘇坻，迦葉佛侍者弟子名葉波蜜多，皆亦具足如是八法。我今阿難亦復如是具足八法，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。善男子！如汝所說，此大眾中雖有無量無邊菩薩，是諸菩薩皆有重任，所謂大慈大悲，如是慈悲之因緣故，各各恩務調伏眷屬莊嚴自身。以是因緣，我涅槃後不能宣通十二部經。若有菩薩或時能說，人不信受。文殊師利！阿難比丘是吾之弟，給事我來二十餘年，所可聞法具足受持，喻如瀉水置之一器，是故我今顧問阿難為何所在？欲令受持是涅槃經。善男子！

我涅槃後，阿難比丘所未聞者，弘廣菩薩當能流布，阿難所聞自能宣通。文殊師利！阿難比丘今在他處，去此會外十二由旬，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惱亂，汝可往彼發大聲言：『一切諸魔諦聽諦聽。如來今說大陀羅尼，一切天、龍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與非人、山神、樹神、河神、海神、舍宅等神，聞是持名，無不恭敬受持之者。是陀羅尼十恆恆沙諸佛世尊所共宣說，能轉女身自識宿命。若受五事：一者梵行、二者斷肉、三者斷酒、四者斷辛、五者樂在寂靜，受五事已至心信受、讀誦書寫是陀羅尼，當知是人，即得超越七十七億弊惡之身。』」爾時世尊即便說之：「阿磨隸 毗磨隸 涅磨隸 瞢伽隸 醯磨羅 若竭禪 三曼那跋提 娑婆他娑檀尼 婆羅磨他娑檀尼 磨那斯 阿拙啼 毗羅祇 菴羅賴坻 婆嵐彌 婆嵐 摩莎隸 富泥 富那摩奴賴綈」

爾時，文殊師利從佛受是陀羅尼已，至阿難所，在眾魔中作如是言：「諸魔眷屬！諦聽！我說所從佛受陀羅尼呪。」魔王聞是陀羅尼已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捨於魔業，即放阿難。

文殊師利與阿難俱來至佛所，阿難見佛，至心禮敬，卻住一面，佛告阿難：「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，名須跋陀，年百二十。雖得五通未捨憍慢，獲得非想非非想定，生一切智起涅

槃想。汝可往彼，語須跋言：『如來出世如優曇華，於今中夜當般涅槃，若有所作可及時作，莫於後日而生悔心。』阿難！汝之所說，彼定信受。何以故？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須跋陀子，其人愛心習猶未盡，以是因緣信受汝語。」

爾時，阿難受佛敕已，往須跋所，作如是言：「仁者當知！如來出世如優曇華，於今中夜當般涅槃，欲有所作可及時作，莫於後日生悔心也。」須跋言：「善哉阿難！我今當往至如來所。」

爾時阿難與須跋陀還至佛所，時須跋陀到已問訊，作如是言：「瞿曇！我今欲問，隨我意答。」

佛言：「須跋！今正是時，隨汝所問，我當方便隨汝意答。」

「瞿曇！有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言：『一切眾生受苦樂報，皆隨往日，本業因緣，是故若有持戒精進、受身心苦，能壞本業，本業既盡，眾苦盡滅，眾苦盡滅即得涅槃。』是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有沙門、婆羅門等作是說者，我為憐愍，常當往至如是人所，既至彼已，我當問之：『仁者！實作

如是說不？』彼若見答：『我如是說。』『何以故？』『瞿曇！我見眾生習行諸惡，多饒財寶，身得自在；又見修善貧窮多乏，不得自在；又見有人多役力用，求財不得；又見不求，自然得者；又見有人慈心不殺，反更中夭；又見喜殺終保年壽；又見有人淨修梵行、精勤持戒，有得解脫、有不得者。是故我說一切眾生受苦樂報，皆由往日，本業因緣。』須跋！我復當問：『仁者！實見過去業不？若有是業，為多少耶？現在苦行能破多少耶？能知是業已盡、不盡耶？是業既盡，一切盡耶？』彼若見答：『我實不知。』我便當為彼人引喻：『譬如有人身被毒箭，其家眷屬為請醫師令拔是箭，既拔箭已身得安隱。其後十年是人猶憶，了了分明，是醫為我拔出毒箭，以藥塗傅，令我得差，安隱受樂。仁既不知過去本業，云何能知現在苦行，定能破壞過去業耶？』彼若復言：『瞿曇！汝今亦有過去本業，何故獨責我過去業？瞿曇經中亦作是說，若見有人豪貴自在，當知是人先世好施，如是不名過去業耶？』我復答言：『仁者！如是知者，名為比知，不名真知。我佛法中，或有由因知果、或有從果知因。我佛法中有過去業、有現在業。汝則不爾，唯有過去業，無現在業。汝法不從方便斷業，我法不爾，從方便斷。汝業盡已，則得苦盡，我則不爾，煩惱盡已，業苦則盡，是故我今責汝過去業。』彼人若言：『瞿曇！我實不知，從師受之，師作是說，我實無咎。』我言：『仁者！汝師是誰？』彼若見答：『是富蘭那。』我復語言：『汝昔何不一一諮問，

大師實知過去業不？汝師若言我不知者，汝復云何受是師語？若言我知，復應問言，下苦因緣受中、上苦不？中苦因緣受下、上苦不？上苦因緣受中、下苦不？若言不者，復應問言，師云何說苦樂之報，唯過去業，非現在耶？復應問言，是現在苦過去有不？若過去有，過去之業悉已都盡，若都盡者，云何復受今日之身？若過去無，唯現在有，云何復言眾生苦樂皆過去業？仁者！若知現在苦行能壞過去業，現在苦行復以何破？如其不破，苦即是常；苦若是常，云何說言得苦解脫？若更有行壞苦行者，過去已盡，云何有苦？仁者！如是苦行，能令樂業受苦果不？復令苦業受樂果不？能令無苦無樂業作不受果不？能令現報作生報不？能令生報作現報不？令是二報作無報不？能令定報作無報不？能令無報作定報不？』彼若復言：『瞿曇！不能。』我復當言：『仁者！如其不能，何因緣故受是苦行？仁者當知！定有過去業，現在因緣，是故我言因煩惱生業，因業受報。仁者當知！一切眾生有過去業，有現在因。眾生雖有過去壽業，要賴現在飲食因緣。仁者！若說眾生受苦受樂，定由過去本業因緣，是事不然。何以故？仁者！譬如有人為王除怨，以是因緣多得財寶，因是財寶受現在樂。如是之人現作樂因，現受樂報。譬如有人殺王愛子，以是因緣喪失身命，如是之人現作苦因現受苦報。仁者！一切眾生現在因於四大、時節、土地、人民，受苦受樂，是故我說一切眾生，不必盡因過去本業受苦樂也。仁者！若以斷業因緣力故得解脫者，一切聖人不得解

脫。何以故？一切眾生過去本業無始終故，是故我說修聖道時，是道能遮無始終業。仁者！若受苦行便得道者，一切畜生悉應得道。是故先當調伏其心，不調伏身，以是因緣，我經中說，斫伐此林莫斫伐樹。何以故？從林生怖，不從樹生。欲調伏身，先當調心。心喻於林，身喻於樹。』」

須跋陀言：「世尊！我已先調伏心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今云何能先調心？」

須跋陀言：「世尊！我先思惟，欲是無常、無樂、無淨。觀色即是常樂清淨。作是觀已，欲界結斷，獲得色處，是故名為先調伏心。次復觀色，色是無常，如癰如瘡、如毒如箭，見無色常、清淨寂靜。如是觀已，色界結盡，得無色處，是故名為先調伏心。次復觀想，即是無常、癰瘡、毒箭。如是觀已，獲得非想非非想處。是非想非非想，即一切智、寂靜清淨，無有墮墜，常恆不變，是故我能調伏其心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云何能調伏心耶？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，猶名為想。涅槃無想，汝云何言獲得涅槃？善男子！汝已先能訶責麤想，今者云何愛著細想，不知訶責？如是非想非非想處，故名為想，如癰如瘡、如毒如箭。善男子！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，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，受於惡身

，況其餘者？」

「世尊！云何能斷一切諸有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若觀實想，是人能斷一切諸有。」

須跋陀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為實想？」

「善男子！無想之想，名為實想。」

「世尊！云何名為無想之想？」

「善男子！一切法無自相、他相及自他相，無無因相、無作相、無受相、無作者相、無受者相、無法非法相、無男女相、無士夫相、無微塵相、無時節相、無為自相、無為他相、無為自他相、無有相、無無相、無生相、無生者相、無因相、無因因相、無果相、無果果相、無晝夜相、無明暗相、無見相、無見者相、無聞相、無聞者相、無覺知相、無覺知者相、無菩提相、無得菩提者相、無業相、無業主相、無煩惱相、無煩惱主相。善男子！如是等相，隨所滅處，名真實想。善男子！一切諸法皆是虛假，隨其滅處，是名為實，是名實想、是名法界、名畢竟智、名第一義諦、名第一義空。善男子！是想、法界、畢竟智、第一義諦、第一義空，下智觀

故，得聲聞菩提；中智觀故，得緣覺菩提；上智觀故，得無上菩提。」

說是法時，十千菩薩得一生實相，萬五千菩薩得二生法界，二萬五千菩薩得畢竟智，三萬五千菩薩悟第一義諦，是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，亦名首楞嚴三昧。四萬五千菩薩得虛空三昧，是虛空三昧亦名廣大三昧，亦名智印三昧。五萬五千菩薩得不退忍，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，亦名如法界。六萬五千菩薩得陀羅尼，是陀羅尼亦名大念心，亦名無礙智。七萬五千菩薩得師子吼三昧，是師子吼三昧亦名金剛三昧，亦名五智印三昧。八萬五千菩薩得平等三昧，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。無量恆河沙等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無量恆河沙等眾生發緣覺心，無量恆河沙等眾生發聲聞心。人女、天女二萬億人現轉女身得男子身，須跋陀羅得阿羅漢果。

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

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
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（七遍）

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
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
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（三遍）

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聖恩 下濟六凡苦
所有法界眾 悉修菩提行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